



THE GIRLS WEAR
"DONGWUYUAN"
穿“动物园”的
女编辑
赵赵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THE GIRLS WEAR
"DONGWUYUAN"

穿“动物园”的
女编辑

赵 赵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穿“动物园”的女编辑 / 赵赵著.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 2

ISBN 978 - 7 - 5354 - 5247 - 4

I. ①穿...

II. ①赵...

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47104 号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: 张维

装帧设计: 瞿中华

媒体运营: 赵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 版:	湖北长江出版集团	电话: 027 - 87679310
	长江文艺出版社	传真: 027 - 87679300
地 址:	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- 11 楼	
邮 编:	430070	
发 行:	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	
电 话:	010 - 58678881	传真: 010 - 58677346
地 址:	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	
邮 编:	100028	
印 刷:	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	

开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	1/16	印张: 23. 25
版次: 2012 年 02 月第 1 版		印次: 2012 年 02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 341 千字		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 - 58678881)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—••—
感谢我生动的朋友们
—••—



- 001 一、有梦想谁都了不起！
- 023 二、咱们！都是大尖果儿！
- 041 三、国产山寨时尚杂志
- 059 四、都在我的演技面前颤抖吧
- 073 五、公事儿私事儿无一漏网
- 087 六、谁再提和好谁是孙子
- 101 七、全是恐怖片
- 125 八、死也要死得 high fashion 高 level
- 141 九、别当我不知道你们也一身假名牌
- 165 十、表演型人格都这样
- 177 十一、输什么不能输素质
- 189 十二、撕心裂肺，满地打滚儿，这才是爱情
- 201 十三、千万别玩儿相忘于江湖的范儿

- 213 十四、听从你的心，或者你的腿
- 229 十五、人人是狗仔，八八更健康
- 247 十六、浪漫一般都比较辛苦
- 267 十七、loser 都愤怒
- 279 十八、不在场就输了
- 291 十九、走哪儿都能给人掀起人生最高的高潮
- 301 二十、这吃素的果然不是吃素的
- 311 二十一、您说纯情就纯情
- 325 二十二、我可不觉得我这样是贱
- 337 二十三、我不想把周围的朋友都混成恩人
- 347 二十四、我也想有新鲜生猛的感情
- 359 二十五、我可以把我最好的时候给你

一、
有梦想谁都了不起！





1

“当过编辑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给什么杂志或者报纸写过稿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……你上学的时候，总出过黑板报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个也没有？”

“这个……真没有。”

程昕站在 CBD 某楼门口儿仰望着四围奇形怪状逼仄而来的高楼大厦，心里默默蹦出“石屎森林”四个大字。有记忆后，头回跟她妈去庙里，一进山门左右两侧四大金刚大眼珠子把她瞪哭了，那种不适感与此类似。

身边穿戴时髦的男女疾速进出，个个儿目中无人，可谁倒也都没撞着谁。程昕攥紧被人来人往带飞的衣角，小心避让。这地方有种奇怪的节奏，让人心里慌，自卑，渺小。

讨厌。

她在这儿一次性见恶心了巨烦的那种男的——竖领子的，绝不是因为刚才面试她那俩人也竖着领子。这种男的和手臂上有烟疤的，在她心里占领着最缺的前两名，分不出先后。那么多男的竖领子，说明受到了大多数女性的鼓励，起码不反感。她深感不合群。

她溜边儿站了，拧开手中巨大的矿泉水瓶，“咕咚咕咚”灌了几大口。来北京没几天，老觉得渴，不随时补充点水分就像缺能量。北京没她西北老家干燥，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多少汗都迅速被蒸发，八成也是她紧张，自排汗。大厦的玻璃外墙反射强烈的太阳光线，似乎转了起来，越转越快。她从小只知左右上下，不分东西南北，只得胡乱找了个方向胡乱走了。

如果北京是个家，那 CBD 只是一块门板，门里边儿也没多高级。拐过石屎森林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条小吃街热气腾腾泛着各种吆喝，程昕心情随之好转。各家门口都有价目表，可一一比对，她一只手嘴里咬着，另一只手牢牢捏住斜挎的小包，那里面还有三十块钱。

刚在炸酱面馆前站定，打帘出来一位中式装束的伙计，大热天扎着裤腿，肩上搭条白毛巾，一口老北京腔：“来了您呐——”右手“刷”一挑帘，“一位里边请——！”里面一片回应：“一位您呐——。”程昕脸红道：“昂？”人一直挑着帘子不放，她只得磨叽着进去，手把包捏得更紧。

里面人不少，伙计领她到一张两人桌前，中间竖张报纸，拼桌的是位大叔，看样子吃得差不多了。一会儿伙计端了全套过来，问她：“菜码儿都要么？”她没听懂，反问：“什么？”

“菜码儿，都要么？”伙计把话断开说，似乎这样她就能懂似的。大叔从报边儿上歪个头，用下巴指指菜码儿：“就这些菜，他问你都放面里么。”程昕明白过来，连连点头道：“都要！”大叔碎嘴地问：“葱也要？有味儿。待会儿不跟人说话啊？”她赶紧说：“噢那葱不要了。”

拌了菜码儿，程昕四下扫量。墙上挂着大画，各种老北京吃食。画得不咋的，还不如她呢，实在找不着工作，说不定能给饭馆画画。然后目光落在大叔的报纸上，一个醒目的黑框吸引了她的注意，那是个招聘启事。她停住咀嚼，探头看。招聘启事反着，她拧过头，倒着看。

大叔放下报纸，一时不知如何反应。程昕吓一跳，装没事接着吃。大叔把剩的酱牛肉连汤带水一片片夹上去，伙计搭讪：“给您一塑料袋？餐盒？”大叔甩甩汤儿，淡定道：“不用！不！环！保！给我们家狗，废报纸就行。”



程昕扫着报纸上还没被油全浸住的招聘启事，大叔的筷子指着肉问：“你想要啊？”目光落在她右上唇，微痒，一舔，是粒酱。她用力点头道：“我想要报纸，行么？”想到大叔要包肉给狗，她从包里摸出一沓报纸，看看确实是用不了，拣出一张递过去：“我跟您换。”

大叔接过来，把牛肉扣到新报纸上，再把那张已经不像样子的报纸缓缓推向她，嗔怪道：“你早说啊，这油脂麻花儿的。”程昕就一直谄媚地目送。没两步，大叔又回头看她，咧嘴一笑道：“北京欢迎你！”

听见的全乐，程昕不知道怎么看就看出她是外地的了，又慌了：“昂？”

2

程昕在门口儿站了会儿，辨出厨房有声，挤出一脸笑过去，小声叫道：“婶儿”。婶正切菜，回身跳脚：“哎呀吓我一跳，你这孩子怎么走道儿一点儿声没有啊，吓我几回了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“刚回来。”程昕假模假式走到水池边撸袖子，迟迟撸不完，“我帮您洗菜吧。”婶看笑话，问：“会洗么？”程昕脸红道：“可以的。”拿过一把小白菜，硬着头皮放到水龙头下揉搓。婶说：“得了，一看就不会，这得掰下来洗。”程昕赶紧掰，被婶劈手夺了：“歇着去吧。程子云回来了，去跟他打个招呼。”

程子云面目模糊，戴个小眼镜，唇上柔弱的胡须淡得像一抹脏，任何一所中学里都会有四分之三的男生长这样。程昕进屋的时候，他正背对着门玩程昕的“苹果”电脑，那是蒋涛用第一个月工资送的，她管它叫“小白”，每次叫的时候，都有种莫名的伤感的爱意。

程昕把声音挤尖，大人哄小孩似的叫道：“程子云？”男孩回头，从头打量到脚，没说话，接着玩。她只得走到子云边上，假装兴趣浓厚地看着他玩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程昕。”

子云没看她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你这名儿够怪的，你爸我大爷给你起名够不负责的啊。你这‘苹果’配置也太低了，最低的吧？你这里

边儿只有‘祖玛’啊？”程昕耐着性子答：“这是人送的。”子云的目光没离开过屏幕，问道：“现在都更新换了多少代了，他也拿得出手！二手的吧？”

程昕竟无语凝噎。

3

每回到叔家，程昕都觉得气氛压抑得跟艺术电影似的。为了省电，灯泡的瓦数极低，家具在昏黄的光线下都像老道具，几个人坐在半新不旧的桌子边吃饭，说些琐碎的家长里短，特别生活流。

晚饭时，程昕几次表示帮忙，盛饭，叫程子云吃饭，都被婶摁住，只得一副也帮不上什么这可怎么好的样子。子云踢里踏拉从屋里出来，闷头就吃，婶盯着儿子看了会儿，程昕看大人不动筷子，也没动，跟婶一块儿笑着看子云。婶的话音里有点儿粗人的柔情：“慢点儿吃，学校饭特难吃吧？”子云囫囵道：“跟您这差不多。”“嘿——”婶并没真生气，转头跟程昕打听面试的情况。程昕刚拿起筷子，赶紧又放下，端正以待：“希望……应该不大吧。”“怎么办呢？”叔边夹菜边看她一眼。程昕道：“我刚毕业，没工作经验，他们都要有经验的。”婶一听就蹿儿了：“谁不都是从没经验过来的么？那没经验的老没人给经验，不就老没经验么？那还甬工作了？”“就是。”叔附和，“他们生下来就会办报纸啊？”

子云置若罔闻，吃得像跟饭有仇。程昕局促地把双手放在膝上，不知如何作答。叔提醒她赶紧吃，她才拿起筷子。叔说：“你甬客气。我跟你爸我哥说了，他闺女就是我国女，我家就是你家，你就这儿踏踏实实住着，什么时候找着工作再说。你身上钱还够么？”婶一笑，不知笑里是什么意思。程昕再次放下筷子：“谢谢您。还够的。”婶道：“甬聊了！赶紧吃。”

叔仍坚持说没钱就跟他们借，别不好意思，将来挣了钱再还。程昕慢慢道：“先谢谢您了，还有婶儿。白住在这儿不花钱，已经很过意不



去。我也没什么别的花费，省着点儿过是可以的。”“爸你有钱给我点儿呗，我想买个‘吉他英雄’。”子云直着嗓子说道。叔板起脸：“没你事儿！好好念书，弹什么吉他啊，你玩儿摇滚啊？你玩儿它有啥用啊？”

4

可能是本命年的缘故，安老觉得心头一股无名火。也不敢冲谁发，只得自己闷着，闷得头疼。这些天陪万总东跑西颠地玩，可兹要说到正事，丫就腻腻歪歪顾左右而言他。安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据她所知，万总是可以做主的，包里就揣着合同。也没人跟她争这个刊号啊，前前后后谈了有两个月了吧，到底想怎么的呢？万总又特别喜欢肢体接触，没事就拉手，安本来一直自诩有轻度洁癖，现在知道都是扯，钱难挣屎难吃，该吃还得吃。

万总问安无名指上下戴着婚戒和订婚钻戒是啥意思，安介绍这在西方是常见戴法，万总就拉着手又打听了 David 一回，从国籍、工作、两人结婚的时间，一直问到为什么没小孩，安微躁：“Not yet,”耸耸肩，“You know, 还没有。”跟别人那儿，她说完英语并不翻译，对万总的不厌其烦是拉开距离，想让他明白，他给她添麻烦了。

万总很明白：“我 know 我 know，我是懂英语的——先干事业嘛。怪不得你身材保持得这么好，生了孩子的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不骗你。不信？”他四下撺摸女的，安再一次抽回手，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不信的，您肯定有经验——您有妻子孩子，当然看得出来。”万总认真地纠正她：“我太太前年过世了。”“I’m sorry.”安说。万总很大度，他已经走出来了，不知者不怪。“那您手里这个刊号？”安再次硬生生切入主题。

谁知万总拒绝聊这个，说工作没什么可聊的，工作太无聊了，还是接着聊时尚吧，只有生活态度特别时尚的人，才有可能合作出一本真正时尚的杂志，他问安觉得他还算时尚么。安想想，似乎是开玩笑道：“如果您能把 T 恤的领子放下来，会更时尚。”万总摸摸竖着的领子，并没听她的：“这你还真冤枉我了啊安！我这脖子紫外线过敏，一晒就

巨疼，必须得竖着，挡光。”安还真没想到：“Oh really?!”万总用指头点着她：“我就喜欢你这种直率的性格!”安莞尔一笑，万总又问：“是不是跟 David 学的?!”

十一点半，程昕打个哈欠，眼里泛上点泪光儿。程子云专注地盯着电视，婶看看墙上的钟，扒拉他：“睡觉去，多晚了。”“才十一点半。”子云不高兴。婶问：“你不睡别人不睡啊?”子云果然反应过激道：“她东西都放我屋里了我怎么睡?”婶厉声说：“又没放你床上!”程昕大窘，说：“我去拿出来。”婶说拿客厅也没地儿放，搬来搬去的更乱了。程昕站那儿有点儿干，子云问她困么，她赶紧说：“还行，你接着看吧。”

子云看他妈道：“她说还行。”婶说：“人要真不困，就说‘不困’了，能说‘还行’么?听不出好赖话来。”程昕红着脸解释道：“婶儿我真不困，您让他看吧。”“别，不能惯他这毛病。”婶儿板起脸。

叔举着条没了毛的毛巾，使劲擦着脸进来，安慰程昕说这两天委屈点，子云礼拜日回学校，她可以接着睡他屋。程昕赶紧说：“不委屈，睡这儿挺好。”一会儿子云抱了团被子来，愤愤地扔到沙发上，说道：“女的盖过的我不盖。”见程昕挂不住，叔骂：“事儿还挺多。”一边去给他拿了新的。子云斜楞着程昕，挑衅道：“我这屋让女的住了，坏了风水，考试考不好别怨我。”“还挺封建。”婶接过新被子，唠叨：“你看看你周末一回来，人程昕得睡客厅。”子云回嘴特快：“那我下礼拜不回来了。”他走到自己屋门口，回身做了个不大友善的鬼脸。

闹嚷着各自睡下，一进自己屋，婶的脸“呱嗒”就掉下来了，跟叔抱怨程昕怎么这么小心谨慎，都显得假了。叔说就是认生，熟了就好。婶道：“处处赔着小心，好像咱们欺负她似的。”叔说不至于此，婶知道不至于，可程昕这样，她也特紧张，老想着是不是给人脸色了。叔干笑两声，说她这样儿，肯定跟父母有关。那俩人从结婚就天天打，

不打不说话。婶问：“那结什么劲啊？”叔体谅程昕夹缝里生存，肯定有压力，得学会察言观色，婶顺嘴恻隐道：“那也有点儿可怜。”叔说：“都可怜。谁不可怜？我哥当年，那就是我们学校的刘德华，琴棋书画，梅兰竹菊，多少女同学仰慕。娶一农村妇女，他不可怜么？”

这种事婶可一点儿不同情，又没人逼他娶，还不是他自己熬不住。以为回不了城，在农村插一辈子队，就得意志不坚定么？还是扛不住诱惑，甬给自己找辙。“对了，”她支起半截身子，警惕地问，“怎么着，听你这意思，还要给程昕钱？”叔说只是客气一下，婶不放心：“万一真管你借呢？咱程子云还不够花呢，你可真大方。”叔说：“人还真借啊？再说一小姑娘能花多少？”婶提醒道：“就这岁数能造！你看看那些小姑娘的衣服，怎么也得八百起步，我都多少年没买新衣服了？”叔说程昕没那么不懂事，整天穿运动服，够朴素了。婶打听程昕的爹有没有钱，叔说那是没可能，程昕妈吃低保，他一个月也就千儿来块钱，就指着这孩子有出息了。婶又打听程昕长得像谁，叔说当然像他哥，多漂亮啊。婶不禁又问：“有我漂亮么？”“哪儿都有你！”

婶板起脸道：“还有啊，你说说她，别老‘婶儿婶儿’的，都把我叫老了。”

“你还不老？”两人嬉笑了一回，关灯睡觉。

6

安把万总送回酒店，也跟着下了车，万总十分欢喜，往回推她：“哎呀你别下来了，赶紧回去吧。”“应该的。”安歪头一笑，熟女的妩媚如蜜，声音又像吃不到糖的小女孩，“这个刊号的合同，万总到底什么时候跟我签啊？”万总小腹一酥，压低声音搂她的肩，像在说什么情话：“咱都要面试编辑了，我哪能不跟你签呢。”安侧过身子，定定看着他问：“那什么时候啊？您一天不跟我签，我一天心里不踏实，您忍心么？既然迟早要签，那就早签呗。”

“安，我能跟你说瞎话儿么？既然说签，肯定要签！但是，万总也

有万总我的小小条件么。”他诡异地笑了。安徽变色，眼中有戾气瞬间闪过，又嗔笑道：“还要有条件啊？”万总把脸凑得很近，神秘地说：“安，你知道我特别喜欢你，对不对？”安往后撤撤，笑道：“万总抬爱了。”“你这么优秀、漂亮、优雅、得体，尤其还这么聪明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叹息着，“你难道不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？你竟然嫁了个外国人！你说你素质得多高啊，嫁给外国人！外国人都喜欢你，我就更喜欢你了。哪能让外国人一人儿喜欢啊！那不是便宜他了？！”

7

晚上的长安街好走，安缓缓沿着外道开，不远处的路灯下，李败犬背着大旅行包左顾右盼。该劝她减肥了。

败败上车就问签了没有，安丧了一张脸，真我显现，骂道：“签个屁。”败败问岔子出在哪啊到底，安咬咬牙问：“你说我为办本杂志跟他潜规则值当么？”败败大惊失色：“昂？太不值当了！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不开啊！”安颓废地抹了把脸，道：“他今天暗示我，就这个意思。说哪能就便宜了外国人啊。”败败震惊了，这年头手里有一刊号都能跟人潜规则么，她问：“那刊号叫什么来着？《花鸟鱼虫》？啥玩意儿啊。一花鸟鱼虫还想潜规则？！”安颓然道：“谁让咱想干事业呢。”

8

李败犬印象中，安家就像个样板间，且是典型的老外在中国家的样板间。外交公寓里推开谁家都这模样：宽敞豁亮，采光好，户型简单实用，顶高，就跟外国人小脑多不好一不留神就能撞着似的。

“David 总不回来么？”败败问。安说就偶尔。两人换上睡衣，败败边从包里往外掏护肤品，边问道：“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？”安指着洗手台上成排的瓶瓶罐罐说：“你以后不用带这些，我这儿都有。”



败败直截了当道：“他有什么可得瑟的？要没你，他不就是个洋北漂么？连学都上不完，还不是你供着他。”安让她住嘴，她不肯：“你不能太老实。凭什么你种的瓜，你施的肥，好不容易把他培育出来了，让别人夺走胜利果实啊？”“他就是出去开个会！”

安把无名指上的钻戒小心摘下来，准备洗脸。败败拿起来对着灯看，叹息：“就为了这？唉，女的不管多大岁数，见着这块儿玻璃，智商都退化成猴儿。”安一把夺回来，直指此人忌妒。败败笑道：“老娘有的是钱，自己买！”安也笑：“出去再假装是人送的，人一问，但笑不语，搞得很神秘的样子。”败败说：“你和 David 要没出问题，能考虑跟别人潜规则？你别蒙我了。”“不潜！”安往脸上拍精华素，拍得“啪啪”直响：“我是好人家闺女！就和你说说，发泄一下。”

“就是。好白菜不能都让猪拱了！”

9

安一早到了，给万总做咖啡，打听昨儿休息得好不好，全然不见昨晚败败面前的愤恨，倒像顺水推舟做了女主人。万总笑逐颜开地说梦见她了，所以睡得特好。幸亏有人敲门，安大声喊“come in”才遮住脸。

进来个年轻姑娘，鹅蛋脸，所谓“一把海藻般的长发”，皮肤白得冷静，穿件小垫肩的黑色短西装，扣眼锁着金线，挽起的袖口露出淡蓝色波点的真丝内衬，很戳得住的样子。安有点儿夸张地与她拥抱，吻脸，万总在旁边看得呆了。礼毕，安介绍道：“沈容萱，非常资深的人物编辑。这是万总，非常资深的出版人。”万总用力打量容萱，不知该拥抱还是该握手，两臂趋前，右手比左手更前伸，正犹疑，容萱手疾眼快，一把抄住万总的手，亲热地叫道：“万老师，幸会。”万总一愣：“我哪里是老师。”容萱笑道：“叫万总多生分，叫老师亲切。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您阅历这么广，我肯定得向您学习。”万总活学活用道：“沈老师太客气了。”

安简单介绍了容萱的履历，适当地添些临界实话瞎话的模糊话，夸

她在业内大大有名。其实跑多了发布会，谁看谁不脸熟呢？安说：“在人物采访这一块儿，容萱是 No. 1。”万总自己给自己翻译：“第一。”容萱并没客气，笑纳了。她之前一直在一家跟英国版权合作的杂志社，安与她有过两次愉快的合作，感觉她很 professional，“Oh sorry，就是非常专业，文笔特别好，最重要是在被采访者中，口碑也特别好。”安耐心地翻译。容萱插嘴道：“安姐过奖了。”“还这么谦虚！”

别的不说，最起码容萱上得了台面儿，能给安长脸，还会来事儿，她客气道：“哪里，我还要向安学习，她真是女强人。我特别喜欢她那种雷厉风行的气质。”万总道：“你们俩都是我老师，咱们互相学习。”容萱补了一句：“您太有慧眼了，找安合作。”安感激地看了她一眼。

接下来万总问了些例如做编辑几年，采过哪些大腕儿的问题，容萱一一作答，胸无城府地掩口惊讶：“天哪，我都做了五年了。”安说很多 big star 都指名要容萱采访，别人不接。万总打听道：“那你最喜欢谁？”容萱有些为难，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，都值得她学习。万总不放弃，八卦地打听：“那你觉得谁最讨厌？”“基本上没有吧。”容萱内疚了，“我这个人，只会记得别人好的一面。”万总真爱听容萱说话，递给安一个满意的眼色，正色道：“咱们直接说有用的吧。关于这个待遇，你的诉求目标是？”容萱答：“两万五，税后，打车费和电话费要报销，每月工作量如超过 20P^① 的话，每 P 五百。”气儿都不喘，落落大方。

容萱的报价大大超出了万总的心理预期。其实安也没料到，但真听见这数，觉得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一本 local 的时尚杂志，刚办起来，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关系需要一点点建立。她看中容萱，并不尽然都

① P: Page, 页。